

章士釗著

柳文指要

中華書局

章士釗著

柳文指要

上
體要之部

卷二〇—二三

中華書局

卷二十 銘雜題

沛國漢原廟銘

何謂原廟？漢書：惠帝卽位，詔有司爲高帝立原廟，注：原、重也，先有廟，今更立之，故曰重，重讀平聲。廟至唐尙存，載在祀典。胡鳴玉曰：「今人詩題，誤寫元韻作原韻，日知錄云：元者本也，本官曰元官，本籍曰元籍，本來曰元來，唐宋人多此語，後人以原字代之，不知何解？原者再也，易原筮，月令原蠶，文王世子未有原，〔釗按：食上，必在視寒暖之節，食下，問所膳，命膳宰曰：未有原，應曰諾，然後退。注：未猶勿也，原再也，勿有所再進，爲其失飪，臭味惡也。〕漢原廟之原，皆作再字解，與本來之義全不相同。後漢張衡應問：〔釗案：應問、篇名，間去聲，應問、答客問意。〕曩滯曰官，今又原之，注：爾雅曰：原、再也，衡爲太史令，去官五載，復爲太史令，故曰原之，然則原官、乃再官之義也。」說見訂譌雜錄，乃言原與元並不同義，原者再也，原廟爲再行設立之廟，卻非元廟或本廟。

又按漢書元帝紀：「復原廟」。文穎曰：「高祖已自有廟，在長安城中，惠帝更於

渭北作廟，謂之原廟，爾雅曰：「原者再，再作廟也。」晉灼曰：「原，本也，始祖之廟，故曰本也。」師古曰：「文說是」。由右觀之，原爲何義，在漢已成爭論，何況後代？至資治通鑑載後梁貞明六年閏月庚申朔，蜀主爲高祖作高祖原廟於萬里橋。胡注：原廟起於漢，原，再也，已立太廟而再立廟曰原廟。此唐以後爲漢作原廟例，可參證。

班固高帝贊，以劉爲堯之苗裔，子厚全用其意，發端亦本典引，惟語多牽合，辭章家習氣略重。

劍門銘

劍門銘爲子厚匠心獨運、慘淡經營之作，蓋子厚向爲嚴氏藉辭獎飾，興州江運，○已謂興工濟物，功烈章章，何況芟夷大憝，龔行天罰者乎？獨討論之役，嚴礪祇以守臣，專司儲峙，專征大將，乃杜黃裳論薦高崇文任之。倘子厚筆有偏鋒，意存左袒，則劍門銘者，將不難爲退之平淮西碑之續，而爲人訐訟。觀其銘曰：「牧臣司梁，當其要束，器備攸積，糗糧是蓄，人無增賦，師以饒足。喋血誓士，玄機在握，分命貔貅，陳爲犄角。」末二語者，指派嚴秦攻劍門也，止於輕輕帶過，毫不矜張，由是礪之得與懋賞，進爲大藩，雖以其人官聲不高，亦終完安無禍，子厚之爲人紀功，而

○ 本集有興州江運記。

辭無溢美如此。

退之元和聖德詩：有「牽頭曳足，先斷腰膂，揮刀紛紜，爭刈膾脯」等語，爲世詬病，子厚此銘：「剗劓腎腸，振拔根柢」，語亦不美，然世論能寬子厚，不允寬退之。

十一月，右師逾利州：

陳少章云：「舊史憲宗紀：元和元年正月戊子，下詔討劉

闢，是月丙寅朔，戊子乃二十三日，蓋闢之反在正月也。紀又云：二月乙未朔，嚴礪奏收劍州，蓋劍門之役，亦即在正月，史乃記其奏到日耳。八月及十一月字，皆傳寫有誤，闢以是秋九月平，何云十一月始出師利州乎？某氏注以元年爲永貞元年，亦非也。孫注則云：十一月當作二月，其說近是。」劍案：少章考證精細。

塗山銘

序有曰：「天地之道，尙德而右功，帝王之政，崇德而賞功，故堯舜至德，而位不及嗣，湯武立功，而祚延於世；有夏德配於二聖，而唐虞讓功焉，功冠於三代，而商周讓德焉。」何杞瞻謂：論至卑淺不根。下又云：「周穆遐追遺法，復會於是山，聲垂天下，亦紹前軌」，杞瞻亦謂：周穆何足以比焉？蓋此類銘辭，以大議論冠於前爲之序，必發生牽強附會之病，反不如無序或序短之銘，易於沈着簡潔見長。

以銘而論，王介甫謂蘇子瞻表忠觀銘，取法子厚此篇。

吾違難重慶七年，離渝不遠，傳有塗山，謂卽萬國執玉帛朝禹之地，傳說謬妄，從來無人匡正，舊說：塗山在壽春東北濠州。

壽州安豐縣孝門銘

一

王伯厚稱：柳文多有非子厚之文者，但未指壽州安豐縣孝門銘爲僞作，以理度之，子厚似不能爲此文。蓋顯認廬上產紫芝白芝爲神異，而又鼓吹人子毀殘肢體，孝理神化，此在退之諒已不肯爲此文，何況子厚一嚮側重唯物，義極明亮，胡乃忽爾高唱：「天意神道，猶錫瑞物以表殊異」乎？此何其與天說及斷刑論：「蒼蒼者焉能與吾事」，深相刺繆乎？

蔣之翹編柳集，輯注如下：

聞之昌黎有言：父母疾，烹藥餌，以是爲孝，未聞毀肢體者也。苟不傷義，則聖賢先衆而爲之，是不幸因而且死，則毀傷滅絕之罪有歸矣，安可旌其門以表異之？吾恐如此銘，昌黎斷不肯作。史繩祖曰：東坡表忠觀碑，先列奏狀以爲序，至制曰可，而系之以銘，其格甚異，乃倣子厚此文，蓋以忠比孝，全用其體制。且柳作史旣全載，文極典雅，蘇作，金陵王氏則以太史公年表許之，二文旨意，其允合

於史法矣。

眉山史繩祖，字長慶，爲魏了翁門人，著有孝經解。彼當然拘於忠孝舊誼，平列柳蘇兩家，而又以唐孝友傳全載柳銘，更認爲既定事實，此其識又下蔣之翹一等矣。至蔣能推定退之不作此文，而不能看破柳作之可能有僞，此等人識解之有所局限，往往如此。金陵王氏者，王介甫也，彼謂柳作爲學史記諸侯王年表。

王漁洋居易錄有云：

捫蝨新話云：柳子厚壽州安豐縣孝門銘云云，以表爲序，而徐鉉所編文粹，乃錄銘於前，而於題下注云：并壽州刺史表，此鉉之陋也云云，按文粹、吳興姚鉉所撰，陳善以爲鼎臣，謬。

陳善，字子兼，宋高宗紹興初年人，有豪士名。姚鉉，字寶之，太平興國（太宗年號）進士，善筆札，采唐人文章，纂文粹百卷，此當然與徐鼎臣（鉉）無關。漁洋此錄，止於紀載上之糾謬，別無識解。

章實齋於此碑亦有說：

蘇子瞻表忠觀碑，全錄趙抃奏議，文無增損，其下即綴銘詞，此乃漢碑常例，即柳子厚壽州安豐孝門碑，亦用其例。王介甫詫謂：是學史記諸侯王年表，眞學究之言也，李耆卿謂其文學漢書，亦全不可解。

實齋此論，說不到本文癥結，蓋彼全不知此文是僞作也。最可笑者，宋子京作新書，屢取子厚僞作，以充篇幅，本銘外，饒娥碑又是一例。趙甌北謂新書好用韓柳文，〔已見別條〕尙未能注意到此類文字。

二

蘇子瞻表忠觀碑，起用「臣忤言，制曰可」式，章實齋峻諍之，謂此非當時陳奏制也，與其用臣忤言，何不曰岳曰吁？制曰可，何不曰帝曰俞？舍三代而法秦漢，未見其能好古也。〔說見文史通義〕蕭敬孚駁之曰：

此真盲人道黑白也，其實此制自漢至宋，歷代相沿，並未更改。蘇公此文，卽當時陳奏原式；……其最昭晰顯見者，莫逾於司馬公進資治通鑑表，宋元刊本均載之，一依當時陳奏原本格式。章氏旣以一代史學自負，博覽羣書，豈於歷代陳奏之制，尙無稽考，並唐宋名人之集，及司馬公表本格式，概未之見耶？……查趙公此奏，當日卽直屬蘇公代爲主稿，今清獻集並無此奏，蘇以此事本趙主名，故仍存當日代筆原銜，乃爲至當，至文體本史記五宗世家，王荆公已賞識之。

敬孚所駁非妄，〔文見敬孚類稿卷五〕「唐宋名人之集」一語，所包甚廣，作者竟未及提明子厚壽州安豐縣孝門銘，豈敬孚亦如實齋盲耶？

孝門銘者，柳文中極肖孟堅之作也，唐書孝友傳全採錄之，以爲眉目，惟所敘乃

毀傷人子肢體，以饋獻垂絕之病父，於義無取，君子惜之，至文之體制，列刺史表文及制曰可於前，繫銘於後，自爲一格。史繩祖曰：「東坡表忠觀碑，先列奏狀以爲序，乃仿子厚此文，蓋以忠比孝，全用其體制。」由宋至今，文家習爲口碑已久，至章實齋忽生異議，大是可怪。

姚鉉編唐文粹，此篇錄銘於前，題下注云：並壽州刺史表，表因列於銘後，形成附贅，鉉之陋甚爲可笑，以諗實齋，或竟認作適時，亦未可知。

高唐神女賦，自玉曰唯唯以前，皆賦也，而蕭統謂之曰序，東坡因哂其陋，從來文人主觀論定之秩序，往往顛倒錯亂而不自覺，獨子厚與東坡，於此瑩然無滓爾。

孝門銘表中：「其父老病，〔句〕已不能啖，〔句〕經宿而死。」各本皆誤脫經字，此據文粹校補。

下部雜錄一廬墓一條，與本文有關，可參閱。

三

趙坦保甃齋文錄擬撰碑碣例云：

漢世碑文，有以章奏列於前，而次其行事於後者，如魯相乙瑛碑是；章奏後次以銘辭者，史晨碑是；直具章奏，不列行事及銘辭者，樊毅復華下民租田口算碑是。後世效之者，唐柳柳州安豐縣孝門銘，宋蘇文忠公表忠觀碑耳，其體最古。

右文僅著其例耳，無學識可言，品尤在章實齋蕭敬孚下。坦字寬夫，仁和諸生，阮雲臺督浙學識之，因入詁經精舍，以能古文名，自以爲擅長金石文字，與柳州近，因特爲著錄數語耳。

武岡銘

一

此文顯立華人夷人之目，如此區分蘄蘄，意果安在？尋春秋大義，夷而進於中國，則中國之，諒子厚之嚴此別，意亦如是。今其辭曰：「投刃頓伏，願完父子，卒爲忠信，奉職輸賦，進比華人，無敢不襲」，是由夷而進於華，不過完父子，爲忠信，奉職輸賦三事而已。今日三事具，夷卽爲華，明日三事復背，華仍將退而爲夷，理有固然，無待演繹。子厚此文之作，凡以歸美從父公綽提戎潭部，化民成俗，無形中已將華夷之別，澈底剷除。故其序曰：

專務教誨，俾邦斯平，我老洎幼，由公之仁，小不爲虺蜮，大不爲鯨鯢，恩重事特，不邇而遠，莫可追已。願銘武岡，首以慰我思，以昭我類，以示我子孫，彌億萬年，俾我奉國，如今之誠，鄰之我懷，如公之勤。

右數語者，千餘年來，卽其地而驗之，大抵其言可復，並無特殊例外，以爲梗阻。夫

武岡位於湘西，湘西以獷悍名，無人不知，熊希齡，即湘西人也，吾憶光緒戊戌之歲，希齡貽書撫部陳寶箴稱：「齡本算人，⊖生性最悍，」斯時倘有以蠻獠詬病焉者，彼亦且樂於自承。而澱浦亦湘西地，其中有舒、嚴、向三姓，道咸間有文學俊才，蜚聲宇內。⊖洎至最近，政府劃分少數民族區域，俾其自治，上述三姓，皆自成爲少數民族。向伯常之裔孫某，今且充北京大學講席。凡此皆武岡銘中之所謂鄰，所謂子孫，彌億萬年，以誠奉國之効。偶涉狂想，輒泚筆爲此述。

時惟潭部戎帥御史中丞柳公綽：陳少章謂：柳公下似衍一綽字，應如劍門銘中稱嚴公例。

辰澱蠻首張伯靖叛，殺長史，據諸州，結九洞以自固，卒敗降，史稱降於荆南節度使嚴綬，而不及柳公綽：何義門讀書記云：綬攘公綽之功，而史仍之，賴此文而後世猶有考也，以退之與公綽書觀之，非私其族人而爲之。劍案：何論允。

二

黔巫東鄙：黔，指黔中，故城在今湖南沅陵縣西。秦昭襄王使司馬錯，由蜀攻黔中，拔之，即此。唐置黔中觀察使，此時崔能任之，即不久移任永州刺史者也。巫

⊖ 算謂鎮算，湘西鳳凰、永綏、乾州三廳，皆稱鎮算，熊固鳳凰廳籍。

⊖ 此指舒燾、伯魯、嚴咸、受之，向師棟、伯常。

或謂指五溪，或謂巫峽，銘辭黔山巫水並列，巫當以指湖南地方爲近。五溪源出武山，志謂雄溪楠溪酉溪沅溪辰溪。

盜弄庫兵：元和六年，辰澱蠻酋張伯靖，嫉黔中觀察使竇羣督斂苛刻，因聚衆叛，殺長史，劫據辰錦諸州，連九洞以自固。漢書龔遂傳：「陛下赤子，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。」

南鈞牂牁，外誘西原：漢定西南夷，置牂牁郡，西原、西南夷地名，或謂唐黃洞蠻地。

皇帝下銅獸符：銅獸符卽銅虎符，唐避虎字，改用獸。此符一半留京師，一半置郡縣，發兵時，京師乃下其半。

時惟潭部戎帥御史中丞柳公綽：湖南觀察使治潭州。釗案：此銘爲柳遷鄂岳觀察使，在武岡留紀念而設，不能對柳不敬而直書其名，況公綽於諸柳爲長上乎？又案：此役由公綽與崔能嚴綬，三面交加討伐，獨公綽傳不錄受降之功，乃史家不謹誤略，幸有此銘補史之遺。

不震不騫：詩：「不騫不崩」，騫、虧也。

亂人大恐：本文人字，皆民之代，如下「進比華人」，及「於是夷人始復」皆然。

進臨江漢：卽指公綽進爲鄂岳觀察使，此役公綽右遷，崔能左遷。

殿於大邦：詩：「殿天子之邦」，殿、鎮也。

於是夷人始復：復，是一種政治待遇，或指免其徭役。

相與高蹈涕呼：左哀二十一年：公及齊侯邾子盟於顧，「齊人歌曰：魯人之皋，數年不覺，使我高蹈」，劍案：先是哀十七年，齊侯爲公稽首，不見答，皋、緩也，言魯人皋緩，不知答齊侯首，故使我高蹈來會。高蹈猶遠行，諒公綽之離武岡，部民有遠道來送者。

不夸首級四句：清帝弘曆謂：此四句能簡括治蠻夷大要。

以昭我類：類或作鄰，下文有「鄰之我懷」句，鄰字是。

如今之誠：今或作令，誤。

戶恐合竄：合一作谷，是。

披攘仍亂：披或作彼，非。披攘乃子厚慣用字，謂分崩也。仍、頻也，亦子厚

慣用字。

我塗四闔：闔、廖本作闕，非。

既骨而完：文明用左傳：「生死而肉骨」意，完疑卽肉字之訛。完義雖亦可通，然遠不如肉字典切，何況上文有「願完父子」句犯複乎？

有穴之丹：廖注：「辰州有丹穴」，謂丹砂也。蔣注：「丹砂出老鴉井者爲上，武

岡出竹子口。」

有犀之顛：

查夏重云：「犀顛卽犀角」。犀丹二物，皆可作賂，故云「公不可賂」。

刻示來裔：

裔叶平。銘辭有二句一韻，或四句八句一韻，須用意辨認始知。茅

坤謂：「子厚諸銘中，以此篇最優。」

井 銘

此在柳州所鑿井也，井以元和十一年三月朔開鑿，未盈一月而成，故未晦果寒食，蓋井冽寒泉食，本周易文也。⊖

邑人以灌其土堅埒，〔句〕其利悠久，〔句〕其相者浮圖談康，〔句〕諸軍事牙將米景，〔句〕鑿者蔣晏。埒，說文：堅土也，一本作堅壯。相，謂輔相鑿井之事，談康當爲浮屠氏名；諸軍事牙將，或謂牙將之從事聯絡諸軍者。

儲同人謂此銘幾不能裒益一字，誠然。

⊖ 釗案：冽，音列，易井九五：井冽，寒泉食。朱注：冽，潔也，此謂井潔，泉寒而可食，古飲水

亦曰食也，與初六：井泥不食，義適相對，泥，去聲讀，謂井中泥多，不可食也；下文云：舊井無禽，則言不獨人所不食，卽禽鳥亦莫之顧。又案：由井推及其他，一般水清，統號爲冽，如子厚小石潭記：下見小潭，水尤清冽，卽其例。

舜禹之事

一

舜禹之事，連同謗譽、咸宜共三首，人多以爲非子厚之文，晏同叔謂恐是博士章籌所作，不知同叔根據何在？文如下：

舜禹之事

魏公子丕，由其父得漢禪，還自南郊，謂其人曰：舜禹之事，吾知之矣，由丕以來皆笑之。柳先生曰：丕之言若是，可也，嚮者丕若曰：舜禹之道，吾知之矣，丕罪也，其事則信，吾見笑者之不知言，未見丕之可笑者也。凡易姓授位，公與私，仁與強，其道不同，而前者忘，後者繫，其事同。使以堯之聖，一日得舜，而與之天下，能乎？吾見小爭於朝，大爭於野，其爲亂堯無以已之。何也？堯未忘於人，舜未繫於人也。堯之得於舜也以聖，舜之得於堯也以聖，兩聖獨得於天下之上，奈愚人何？其立於朝者，放齊猶曰：朱啓明，而況在野者乎？堯知其道不可，退而自忘，舜知堯之忘己而繫舜於人也，進而自繫。舜舉十六族，去四凶族，使天下咸得其人，（一本作仁。）命二十二二人興五教，立禮刑，使天下咸得其理，合時月，正曆數，齊律度量權衡，使天下咸得其用。積十餘年，人曰：明我者舜也，齊我者舜也，資

我者舜也，天下之在位者皆舜之人也。而堯隕然聾其聰，昏其明，愚其聖，人曰：往之所謂堯者，果烏乎在哉？或曰：耄矣，曰：匿矣，又十餘年，其思而問者加少矣。至於堯死，天下曰：久矣舜之君我也，夫然後能揖讓受終於文祖。舜之與禹也亦然，禹旁行天下，功繫於人者多，而自忘也晚。益之自繫猶是也，而啓賢聞於人，故不能。夫其始繫於人也厚，則其忘之也遲，不然，反是。漢之失德久矣，其不繫而忘也甚矣，宦董袁陶之賊生人盈矣。〔謂宦官、董卓、袁紹袁術兄弟、及陶謙。〕丕之父〔曹操，字孟德。〕攘禍以立強，積三十餘年，天下之主，曹氏而已，無漢之思也。丕嗣而禪天下，得之以爲晚，何以異乎舜禹之事耶？然則漢非能自忘也，其事自忘也，曹氏非能自繫也，其事自繫也。公與私，仁與強，其道不同，其忘而繫者無以異也。堯舜之忘，不使如漢，不能授舜禹，舜禹之繫，不使如曹氏，不能受之堯舜。然而世徒探其情而笑之，故曰笑其言者非也。問者曰：堯崩，天下若喪考妣，四海遏密八音三載，子之言忘若甚然，是是不可歟？曰：是舜歸德於堯，史尊堯之德之辭也。堯之老更一世矣，德乎堯者蓋已死矣，其幼而存者，堯不使之思也，不若是不能與人天下。

吾細核之，此文決非贗作，以文中所涵各義，非子厚不能有也。何孟春餘冬敘錄云：曹丕既篡漢，曰：舜禹之事，吾知之矣。此乃以己而窺聖人，謂舜禹亦只是

篡，而文之以遜讓耳，丁謂不信古有忠臣孝子，意正在此。丁謂在中書嘗曰：古今所謂忠臣孝子，皆不足信，乃史筆緣飾，欲爲後代美談者也。此言見王文正筆記。孟春所錄，恆人思致如是，了無足怪，而子厚此文用意，去孟春「只是篡」之說萬里。「柳先生曰：丕之言若是，可也，嚮者丕若曰：舜禹之道，吾知之矣，丕罪也」，是子厚所言，異軍蒼頭特起，重在事而不在道明甚。以言道也，則俗儒理解如孟春「篡而文之以遜讓」云云，固與子厚「公與私仁與強」之辨，不無相合，今既由道而之事，並卽以事爲之的標，使天下自趨於切近，爲問曹魏之繫於民，是否實在？設實在也，天下不思漢，而惟曹氏之思，亦且積三十年不衰，此與曩代舜禹之久繫於民者，羌無二致，而又何怪焉？

尋子厚文中人心不思漢一義，與呂化光諸葛武侯廟記所謂：「桓靈流毒，在人骨髓，……人心思漢，亦不可得也」，正如銅山洛鐘之應。由是而進徵於民，化光設爲武侯告天下之辭曰：「我之舉也，匪私劉宗，惟活元元，曹氏利女乎，吾事之，……」可見曹氏之臨民，當時並不迫人以「虐魏逼從」之感。化光之言又曰：「夫民無歸，德以爲歸，撫則思，虐則忘，其思也不可使忘，其忘也不可使思」，化光之所謂德，卽子厚之所謂道也，民於曹氏，旣思之而不能忘，則曹氏事得之矣，道亦無甚大逆。今觀柳呂兩家之詞，此一綜合大義，不難依辨證得來，舉凡拘儒腐生正統偏統之論，征誅揖